



元史續編序

皇朝纂脩元史既成

近臣得



執事

賜摹本版藏中秘書人間得見
是書者甚少其後江西張美和
梁寅撰元史畧行于世二公蓋
當時與纂脩者家有全書惜其
辭約而事簡無以見一代典故



觀者未能無憾焉余仕
楚之明年奉

教令傳

國儲暨

諸王講肄經史始閱以書終編
又惜其詳於世祖以前及戰之事
於成宗而下治平之跡畧而靡
悉順帝之時史官失職記載闕

然不能有所增益要亦未得為
一代之完書於是取其所詳闕
其所畧凡可以備一朝之制作者
則弗之敢遺起自世祖至元十三
年丙子上接宋德祐元年迄于
順帝至正二十八年為

大明洪武元年戊申通九十三年
凡十六卷大書以提其綱分注以

備其目雖竊取子朱子編年之法而於褒貶之義則不敢僭一辭焉書成質儲紀善貝君季翔命曰元史綱目余何敢直曰續編云

永樂癸未春三月初吉會稽後學胡粹中序

元史續編卷第一

會稽後學胡粹中評纂

子丙

世祖皇帝至元十三年

宋端宗景炎元年

春正月丁卯

朔阿里海牙克宋潭州安撫使李芾死之湖南

州縣皆降

元兵圍潭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守民老幼皆出結保伍助之勉以忠義

人猶殊死戰除夕元兵蟻附而上芾時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令盡殺家人而後殺已忠伏地叩頭辭芾固命之泣而許諾乃飲家人酒盡醉編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妻子復至火所大慟投地遂自劉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

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元旦帝將劉孝忠以城
降或請屠之阿里海牙曰是州生齒數百萬若
殺之非上諭伯顏以曹彬意也乃發倉廩賑飢
者招徠未附旬日間湖南州縣悉降○初城將
陷時知衡州尹穀寓潭為二子行冠禮人曰此
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
人于地下耳禮畢
率家人自焚死
壬申伯顏軍次嘉興府宋安
撫使劉漢傑降留兵戍之仍以
癸酉宋遣使請
平
宋主遣軍器監劉廷端賚稱藩表詣軍前票
議又致陳宜中書于伯顏會陸秀夫還言伯
顏不從伯姪之稱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
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復遣
監察御史劉岳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
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備蒸嘗且致吳堅等

書請俟福王
至同詣軍前
宋以吳堅為左丞相常楫參知政

事文天祥知臨安府
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
六人蓋皆道也未幾楫逃

去
宋以益王昀判福州廣王昺判泉州
文天祥
乞命二

復故有是命
王出鎮以圖興
宋丞相陳宜中請遷都不果遂

逃歸温州
宜中計無所出率群臣入宮請遷都
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

裝以俟及暮宜中不入太后起曰吾不欲遷而
大臣固請乃欺我邪脫簪珥投之地因閉閣群

臣請見不納蓋宜中實以烟目行
倉卒失於奏耳未幾宜中逃去
宋以文天祥

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家鉉勳食書院事費餘慶

同僉書院事

宋使還自軍前言伯顏欲執政

甲

申伯顏軍次皋亭山宋主遣使奉璽以降

董炳文

刺罕等各以兵來會次于皋亭山宋主遣承宣使尹甫防禦使吉甫賈傳國璽降表詣伯顏其

辭曰大宋國主鼎鑪百拜奉表于大元皇帝陛下言臣眇焉幼冲遭家多難權奸似道背盟誤

國臣不及知至勤興師問罪宗社貼危生靈可念臣與太皇日夕憂懼非不欲還辟以求兩全

實以百萬生民之命寄臣一身今天命有歸臣將焉往惟是世傳之鎮寶不敢愛惜兩浙福建

江東西湖南北二廣四川見在州郡謹悉奉上聖朝欲望聖慈垂哀祖母太后羸病臣執紼在

疾不忍臣祖宗三百年宗社速至隕絕曲賜存全再生之恩子孫世世不忘伯顏受表璽遣

加牙以吉甫等還臨安召宰相出議下令禁軍士入城違者從軍法又遣呂文煥安諭軍民時

宋三司衛兵白晝殺人張世傑部曲尤橫閭里小民乘時剽殺令下民大悅伯顏又遣程鵬飛

等入宮慰問太后謝氏且命取太后手詔諭州郡降附家鉉翁不肯署使者命縛之鉉翁叱曰

中書無縛執政之禮乃止乙酉宋張世傑等以益王昀廣王

昺出奔

世傑與蘇劉義等挾二王出嘉會門渡浙江遁去伯顏遣阿刺罕董文炳范文

虎追之不及而還○評曰世傑等出奔之謀與陳宜中遷都之請蓋懲靖康固守京城之失而

覲建紹中興之福也然元氏自太祖以來立國已七十載盡有中原之地涵養生育其得民也

父視金人拔興之暴突入之驟氣勢固不侔矣宋人偷安江左亦一百五十餘年文恬武嬉秦

續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韓史賈相繼柄國君若贅旒蓋天命已去人心已離其視高宗南渡國威士氣人才兵力又萬萬不同矣此宋之所以終於覆亡也欵又况宜中之忠不及世傑世傑之忠不及天祥觀清澳之逃占城之往豈為社稷死者邪持不欲苟去耳厓山一字陣奉宋主居其間為死計顧乃斷維奪港而出不與其君同溺則是未能決性命於義利之間而姑為求趙氏之辭以自適於一朝夕也既葬楊太后又將之安南夫君死將安之叢尔安南豈足以興復宋室哉世傑於是乎昧所審決矣辦香之祝大風覆舟天所以全世傑之忠也

戊子宋丞相文天

祥吳堅如師伯顏執天祥遣堅還

二相與樞密謝堂賈餘慶

等見伯顏于明因寺伯顏顧天祥舉動異常天祥復乞退軍嘉興以俟講解伯顏怒遣堅等還

而拘留庚子伯顏承制以臨安為兩浙大都督

府宋文武百司來見伯顏命忙忽帶范文虎入城視事張惠阿刺罕董文炳閱實倉庫收百

官符印悉罷宋官二月日中有黑子大如鷄卵

有星鬪于中天二星相聞宋以賈餘慶為右丞

相謝堂知樞密院事劉岳同僉書院事與左丞

相吳堅僉書家鉉翁並充祈請使伯顏命乞里

文天祥赴上浙江潮三日不至時元兵駐沙上

都謝堂逃歸伯顏遣范文虎追宋二王弗及二王走

潮沙三日不至

温州文虎執其駙馬都尉楊鎮以歸伯顏遣文

揚鎮得報即還曰我將就死于彼以緩追兵文

虎遂執之以歸揚亮節負二王及揚淑妃徒步

十山中七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寺文天祥自鎮江

亡走温州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澣等十二人

兩淮兵足以與復特二閩少隙不能合從耳天

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

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然後指揮東諸將以通

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

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

頭揚子橋皆以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尋之

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

瓜步既舉以東兵入

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遺書李庭芝夏貴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揚兵有脫歸者言伯顏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來說降使再成亟殺之再成城門復遣二人出相城壘出制司文字示之因閉之其一人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司下今備文丞相甚急眾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游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糗羹至板橋游兵又至走伏叢篠中索之不得執杜澣金應以去許應以金與平得逸二樵者以篋荷天祥至高郵松輦迎至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得入海如温州以求二王○德評曰苗再成之謀幾可以存宋矣而李庭芝獨疑文天祥致事終不成雖出於天意亦由天祥

在當時志行未著譽望未隆不足以取信於庭
芝故耳唐河北二十四郡俱陷顏真卿起兵討
賊玄宗聞之曰朕不識真卿何狀嗚呼此忠臣
志士每願於板蕩之日而平居無事不能自致
其用也向使天祥庭芝素相孚信同心叶力如
再成所計雖未能以致其大師亦可以成和議
而寡婦孤兒不至於一鼓而北行也失此機會
使京都破陷帝后北遷而再成謀奪駕庭芝邀
兩宮意辛酉車駕幸上都○三月伯顏入臨安
亦晚矣

宋福王與芮來會

伯顏自湖州市入城大宴諸將市不易肆福王與芮亦自

紹興至厚慰之宋主及太后欲與相見伯顏固辭是日復出城○評曰伯顏可謂賢矣率夷狄之兵入冠帶之國而能馴虎狼之性為仁義之師市不易肆民不知擾雖曹彬何以過是夫曹

中國以中國之人服中國而伯顏以夷狄之人勝中國彬為其易而伯顏為其難伯顏於是乎可謂賢矣至其辭宋主以丙子伯顏遷宋主后妃不見又可謂知禮者也

此行

伯顏既得宋主降表國璽來上乃下詔曰

官已於正月十八日降附朕惟自古降王必有朝觀之禮今特遣使往迎爾官吏士民各守職業勿妄疑畏凡歸附前犯罪悉從原免公私通欠不得徵理應亡命逃聚者並赦其罪山林河泊權免徵稅秘書太常圖籍禮樂器法物儀仗宗正譜諜天文地理圖冊凡典故文字戶版盡仰收拾前代聖賢之後高尚儒醫僧道術數隱逸之士所在官司具名以聞於是伯顏發臨安命阿塔海阿刺罕董文炳等遷三宮期會于瓜步阿塔海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太后謂

宋主曰荷天子聖慈不殺宜拜謝遂與太后出宮獨太皇謝氏以疾留福王與芮并宗室駙馬都尉楊鎮等及文武庶僚三學生內侍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鑣父子赴井死過真州苗再成謀奪駕至瓜步李庭芝遣姜才出以董文炳行省兵邀兩宮欲劫以入城皆不克

事于臨安○宋夏貴以淮西州縣降○閏月戊午以郝禎參知政事至元初以安童史天澤伯顏忽都察兒耶律鑄並為丞相趙璧廉希憲宋子貞阿合馬為平章張文謙阿里別為右丞姚樞許衡張易為左丞商挺

丞相趙璧廉希憲宋子貞阿合馬為平章張文謙阿合馬為平章張易為左丞商挺

相哈伯阿合馬為平章張易為右丞而禎參知政事改臨安府為杭州以忙忽帶為都督鎮之以又

安都為元帥鎮婺州宋相陳宜中等以益王昀如福州起兵興復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在溫州以兵來會楊亮節召陳宜中于清溪共議興復又召張世傑于定海相與哭于江心寺故高宗御座下奉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羣為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安吏民教諭百姓檄召諸路忠義同焚王室會謝木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名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沈其兵于江而奉二王入閩時橫萬石降元招諭勿建請都方謀送款聞二王至閉門以拒其石南御守臣林起贊遣軍連之萬石乃走入即武其將劉度

夏五月乙未朔宋益王昀即皇帝位于福州安府以大都督府為

拱殿便廳為延和殿武安軍為行都之門封廣
王為為衛王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陳
文龍劉黻為參政張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
會書院事蘇劉義為殿前都指揮使王剛中為
右相安府楊亮節為樞密使召李庭芝為右
丞相姜時為龍神四相兼指揮使又召吳浚趙
燾傅卓李璠程國秀
等分道出師興復

宋文天祥至福州以為右

丞相兼知樞密院
夫祥命呂武招豪傑于
江淮杜漸募兵于温州以伯

顏同知樞密院事
伯顏用兵紀律嚴而不殺故
所至降附或請入視降城府

歲薄帳以知金穀戶口多寡伯顏笑曰是欲寅
緣噬吾民尔乃下令諸將士敢有暴掠及入城
者以軍法論由此所過不至大擾而珍奇一無
所私及還上勞賜有加伯顏謝曰奉陛下成算

阿朮効力臣何功之有詔以陵州藤州戶六千
為其食邑拜同知樞密院復賜伯顏阿朮所部錫
鈔衣幣
丙申宋主熈至上都封為瀛國公
熈與

全太后入覲制授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司
徒封瀛國公○宋主之入朝也上大宴宮中眾
皆歡甚獨皇后弘吉刺氏不樂上問其故后曰
自古無千歲之國無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上
以宋庫物置殿廷召后視之徧視即去上使內
侍追問欲何所取后曰宋人貯此以遺子孫其
子孫不能守而歸于我實不忍取也後又以全
太后不習北土奏令還江南上曰尔婦人無遠
慮若使南還或浮言一動即廢其家非所以愛
之但時加存卹可也由是后益待之○上嘗召
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
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

送欵上使董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待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之輕汝也固宜○評曰興王之君必有興王之佐文王之興也有太姒以成二南之化武王之盛也也有邑姜以輔九人之治蓋皆得內助焉蒙古氏起自朔漠而世祖含弘寬大有包括海宇之量皇后弘吉刺氏仁厚恭儉實資之以為助觀其受宋主之朝而不樂睹寶王之俘而不取拳拳焉監彼之所以亡而慮它日子孫之或失其識見所及雖知道之君子不是過也嗚呼茲其所以勃焉

宋吳浚復南豐宜黃寧都等縣時翟而興也欵

秋七月宋文天祥開府南劍州遂復邵

武軍天祥與陳宜中張世傑議不合乃求出督至南劍募兵得數千遂復邵武黃萬石敗

走宋揚州守將朱渙以城降制置使右丞相李

庭芝及其都統姜才死之二言庭芝守不

木遣兵守高郵實應以絕其餉

州之新城拔之宋具才死

才夜帥步騎趨丁村會將史

頭兵趨其後伯顏察兒踵至

才軍望見旗幟皆走連破之

與才率步騎東出阿木馳騎

劉國傑分道追及于泰州西

芝等僅得入阿木連築長圍

東南面斷其走路朱煥遂以

卒劉發鄭俊亦開門降于

於揚州市淮東皆附真州

守將苗再成亦不屈而死

阿里海牙降下廣海

州縣宋廣東經使徐直錄遺其跡
而直錄聞益王即力愛兵拒使
諒棄城走維飛進入廣州
既

西都元帥宋都帶奏乞援兵詔以
新黃等郡兵

益之宋陳宜中張世傑等與兵福建攻
於命天祐知邵武軍授義榮千戶

附乃命天祐知邵武軍授義榮千戶

貢陳光弼遣黎克俊入貢先是詔諭先為六事

後至是并上表謝罪乞免六事

等為福建招捕使積翁知南劍備禦上三州黃

龍二州陳文宋趙潛復韶廣州東莞民熊飛為

雄飛遁潛遂入廣州飛又復韶州

天祥次師于汀州天祥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趨

皆自江西來會平章趙鼎卒薛雲中人在

才而不名后親製服以賜寵遇無此命馳傳聘

誅近侍之尤不善者辭退上曰秀才渾身都是

膽邪吾亦為汝握兩手汗也為河南經畧使有

劉持酒往賀曰經畧下車誅鋤豪猾故靈為瑞

女三十餘人辭按董罪立斬之劉大驚時大雪

應鮮曰如董主簿者向有其人侯盡誅滅瑞應
將大至矣劉懼竟以憂死還為平章時廟享有
司失黃慢得於神庖汚弊甚上大怒曰此大不
敬當斬鮮曰法止杖流其人得不死是年鮮卒
贈大司徒車駕還宮○十一月阿刺罕董文炳
賜謚忠亮

入建寧府宋知邵武軍趙時賞知南劍州王積

翁皆棄城走知福安府王剛中以城降時阿刺

王與畢迎戰敗績死之宋主昰走入海蒲壽庚

作亂遂遷于潮州宋主舟泊泉州港招撫使蒲

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或勸世傑留之則凡海船
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既而舟不足乃掠

其舟而沒其貨壽庚怒殺宗室及士大夫阿里
與淮兵之在泉者於是世傑奉宋主趨湖

海牙克宋靜江府守臣馬堅死之堅守靜江不

遣使招之皆為所殺及宋太后遣湘山僧宗勉
賚詔諭堅復殺之阿里海牙又為書以天命地

利人心開堅許以廣西大都督反復千餘言終
不聽遂進兵逼之又以上所賜靜江詔示堅堅

焚詔斬使乃堰斷大勝小溶二江決埭以涸其
隍城遂破堅突圍出走追執之阿里海牙以靜

江民易叛非潭比不重威刑則廣西諸州不服
因悉坑之斬堅于市○評曰君子之於義無所

為而為之者義也有所為而為之雖義亦利也
宋已亡矣其君亦既虜矣馬堅獨守孤城欲何

殺之而不顧蓋土地祖宗之土地非為嗣君守

乃為祖宗守也嗣君雖不能守其宗社吾為人臣豈可以不死於疆域惟求即其本心之安而已嗚呼若堅者雖十二月宋趙潛棄廣州蒲壽

庚以泉州降知興化軍陳文龍死之時熊飛及曾逢龍皆

戰死韶州遂降潛亦棄廣州王剛中既舉福州降遣使徇興化陳文龍斬之阿刺罕復使人招

文龍又斬其使而遣部將林華偵伺大兵華反導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文龍被執逼使

降伏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死宋張珏入相追邪卒不屈械送杭州不食而死

重慶府珏雖領重慶之命不能赴官留合州以抗大兵且遣師復瀘涪二州時東西川

行院各遣兵圍重慶肆為剽掠軍政不一兩院相訾故久無功城中益得自守既而圍兵自潰

出大兵屢為所敗以姚樞為翰林學士承旨趙與票為待制時宋侍從之臣與士子至上都

之與票初以宗室為鄂州教授伯顏渡江詣軍門上書陳不嗜殺人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其宗

及伯顏入朝上問宋宗室之賢者皆以與票對召至京師幅巾深衣以見言宋亡之故由誤用

權奸詞旨激切上置江淮行省治揚州○評曰

念之故有是命為南牙皆宰相所居以出政令之所歷代因之

今江淮有省則是以宰相行藩鎮之事矣宰相而行藩鎮之事則是以宰相行藩鎮之事矣且天

子元首也宰相股肱也鄰省置左右相而十二行省復置十二丞相何股肱如是之多也使一

行省復置十二丞相何股肱如是之多也使一

人之身而股肱以十數則將何所從令乎元之政權不歸于上而終以覆亡者蓋權與於此矣

詔諭江南吏民

詔以萬戶千戶漁奪其民致令逃散今悉遣歸原籍凡軍校及

宋官吏有奪民田業者各還本主無主則以給附近民之無產者其田租商稅茶鹽酒醋金銀

鈇冶竹木湖泊課程從實理辦故宋繁冗詔檢科差聖節上供經制錢等百餘條悉除之

覈江淮諸路錢穀

伯顏言張惠守宋府庫不俟命擅啓管鑰詔阿木詰其事

仍諭浙淮江東西諸路官吏檢覈新舊錢穀

置五道宣慰司

時平宋通得江

淮浙東西湖南北等路三十七州一百二十七萬四千七百七十二口一千九百七十二萬一千一百一十五乃分浙東西江東西湖北為五道道置宣慰司

立通政院

國初置驛傳設脫脫孫以辨奸偽至是改為通政院明立諸站都統領使司以總之年上都又置分院

詔更造新曆

以大明曆浸善王恂及郭守敬與江南日官置局更定新曆

恂言今之曆家罕明曆理宜得許衡商訂詔以樞密副使張易領其事召衡參預守敬首言曆之本在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

儀宋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乃勅簡儀高表又以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

得其的作俟極儀極辰既位天体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又以表之矩

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

有九行守敬一之作証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闕凡曆法之

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闕凡曆法之

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與上諸儀互考守敬又奏唐開元間令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所載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畫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自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上然之遂設監候官十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麗西及滇池南踰朱崖比盡鉄勒四方測驗凡高麗王慎更名曙○立提舉學校三十七所

所太祖初平燕京以金樞密院為宣聖廟太宗改為大都路學署曰提舉學校所至是給六品印諸路皆建學以祀先聖二十三年詔江南有學田者復給之唐虞之評曰人君奉天時脩人紀為治之先務也

丑丁

十四年

宋景炎二年

春正月阿刺罕入汀州宋文天

敬授人時然後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蓋帝王之治莫有先於此者元世祖雖起自朔漠而取

江南之歲即命更定新曆立提舉學校所其為治可謂知所本矣王業之興宜哉

祥奔漳州○二月復改福安府為福州以潛說友為宣慰使王積翁為副使以守之已而李雄殺說友淮兵亦謀殺積翁以應張世傑事覺積翁盡殺之

癸亥彗星出東北長四尺餘車駕幸上都○詔以僧亢吉祥憐真加加瓦並為江南釋教總攝僧

租稅禁擾寺宇者○評曰世祖混一海宇當用夏變夷而首除僧租稅禁擾寺宇致楊怡真加

肆其貪淫暴虐江南被害豈不為新政之累哉
姚樞許衡竇默皆不聞有所陳說以格其非心
是可歎也嗚呼佛本夷鬼蓋其國俗使然彼漢
明梁武以中國之君且篤信而深敬之於元氏
何足怪哉**宋文天祥誅吳浚**浚既降因至漳說天祥
尋復梅州又復興國**宋陳瓚起兵復興化軍**瓚
會昌縣吉贛兵昏會**宋陳瓚起兵復興化軍**瓚
龍從子也舉兵誅林華復其城廣東制**置江淮**
置使張鎮孫亦復廣州梁雄飛出走
鹽運司杭州置兩浙運司揚州置兩淮運司福
三月置廣西宣撫司慶遠鬱林昭賀藤梧州皆
降於是置司靜江以崔斌阿里海牙鎮括民馬
之鄭鼎等駐鄂漢賈居貞等駐潭州

凡三萬二千二百六
匹孕駒者還其主**高麗金方慶等作亂**命其
之仍命忻都洪**五月宋張世傑復潮州**尋復邵
茶丘飭兵備禦
祥復使趙時賞等復**西南蠻夷來附**四川僉院
吉贛諸縣遂圍贛州
遣隆州同知趙孟焯招諭南平軍都掌蠻羅計
蠻及鳳凰中隴羅韋高崖四砦皆降既而思州
安撫使田景賢播州安撫使楊邦憲特磨道將
軍儂士貴知安平州李惟屏知來安州岑從毅
等皆來附邦憲言本族自唐至宋世守此土將
五百年昨奉旨許令仍舊乞降璽書從之而儂
士貴等所屬溪峒凡一百四十七戶二十五萬
六千西番酋長阿立丁審占等三十六族亦來
歸**秋七月宋張世傑圍泉州討壽庚不克**世

自將淮兵及陳吊眼許夫人諸峒畬軍討壽庚
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而陰賂畬軍遂有二
志攻城不力壽庚得遣間使求八月李恒襲宋
接攻都城帥兵赴之世傑乃還

文天祥于興國天祥兵潰奔循州趙時賞等死

之宣慰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天祥于興國

恒追及天祥至空坑兵盡潰妻子皆被執時賞

肩輿在後兵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眾以為天

祥禽之天祥得脫挺身與其長子道生及杜澣

等逸去遂奔循州散兵頗集幕僚客將俘虜者

多獨時賞至隆興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曰

小小僉廳官執之何為由是得脫者甚眾臨刑

劉沐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九月置江南行

必然既而天祥家屬皆送于燕

御史臺以相威為御史大夫

治揚州尋徙杭州又徙江州統淮浙

江東西湖南北八道提刑按察司相威上奏曰

陛下以臣為耳目臣以御史按察司為耳目倘

非其人是臣之耳目先自閉塞下情何由上達

上然之命清臺選每除日至官僚集議有不叶

公論者劾去相威又陳諸王昔里吉叛命右丞

便宜十五事上皆納焉

相伯顏討平之昔里吉劫北平王于阿力麻里

以叛使通好于海都海都不納諸王亦弗從遂
率其屬來歸與伯顏軍合伯顏與其眾遇于斡
魯歡河夾水而陳相持數日俟其懈掩擊破之
昔里吉置江西行省治隆興以塔出為右丞
走死

張榮實也的速失昔里門李冬十月丙辰朔日
恒程鵬飛蒲壽庚並參政

食○塔出圍廣州張鎮孫降○唆都屠興化軍

陳瓚死之○車駕還宮○十一月宋陳宜中逃

入占城劉深攻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宋主走秀山宜中欲奉之如占城乃先往諭意

不還竟死于暹罷大司農司○十二月宋主有

疾遷舟于謝女峽颶風壞舟宋主幾溺不救遂得驚疾劉深復來嚴井澳乃

遷舟謝女峽以耿仁為中書參政○安南國王陳光

昺卒子日烜立○納速刺丁伐緬先是遣乞台

貢不從而率眾侵擾永昌雲南行省遣元帥以
納速刺丁伐之降其酋三百餘以天熱還師以

耶律希亮為吏部尚書希亮鑄之子也渾都海

母陷漠北凡四年得還上憐之以為符寶郎至

是遷吏部尚書上嘗駐驛察納兒台之地希亮

至奏事畢董文用問大都近事希亮曰因國多

囚上方欹枕卧忽寤問故希亮奏近奉旨漢人

盜鈔六文者死以是囚多上驚問孰傳此語省

臣對脫兒察所傳上以問脫兒察對曰陛下在

南坡以語蒙古兒童上曰前言戲耳曷嘗著為
令式乃罪脫兒察希亮曰今既出必明其錯誤
以安民心上嘉其言即立諸路市舶司泉州
令希亮至大都諭中書一督之凡船貨十分取一一其發船

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於公牒而為之期每歲
招船商於番邦博易諸香貨珠翠等物回帆依
例抽解方聽貨賣其自泉福販之物者所徵與
番貨等其後上海市船司提控王楠以為言乃
定單抽雙抽之制雙抽者番貨單抽者土物又
定細物二十五分取一鹿物三十分取一皆免
稅不抽分者斷沒最後增杭廣溫三州船司
通七所抽分之外又三十分稅一又最後則細
物十分抽二鹿物十五分抽二其市船司或隸
泉府院或備行省或直隸都省其抽分雜禁多
不能平章廉希憲卒希憲在江陵遠近向化有
疾召還民皆垂涕為建祠
繪像及卒上嘆曰無復有決大事如希憲者矣
伯顏常稱希憲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
世以為名言初希憲幼時有識量篤好經史上
在藩時嘗被急召時方讀孟子袁之以進上問

其說對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上嘉之目曰廉
孟子由是知名阿里不哥渾都海劉太平之亂
應變有功上深嘉其能權及居中書方士請煉
大丹希憲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上然其言
遂卻之時方尊禮國師命希憲受戒對曰已受
孔子戒矣上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
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及罷政得疾醫
言須用沙糖家人求不得最後得二斤於阿合
馬家希憲聞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
奸人所與求活也上聞而賜之會議立門下省
欲以為侍中為阿合馬所沮○評曰孟子在當
時義利仁暴之說齊梁諸君所不樂聞豈惟齊
梁之君後世漢唐賢主亦未有能表章之者顧
乃千有餘年而元世祖獨喜聞之不惟喜聞之
而又能行之故終以不嗜殺人一天下嗚呼賢
哉然自孟子之後傳其學而能行者希憲一人

而已故其於阿里不哥渾都海劉太平之亂能
權而得中諫方士煉丹却帝師受戒又深得距
邪說以放濫辭之義宜乎
世祖以庶孟子目之也

寅戊

十五年 宋端宗景炎三年五月春正月西京飢 ○

封宋福王與芮為平原郡公 制授與芮金紫光

農封平原郡公又物其家贖之 定軍官承襲之

在杭越者有司輦至京師給付 有功者居之不得

制 凡有功陞秩者元職令他 承襲病死者降一

等傷還營病故者與陣亡同 詔罷諸道提刑

按察司既而復置 先是立御史臺以姚天福為

其直賜名已兒思謂其不畏強禦 猶虎也仍厚

賜以旌之天福曰臣職居捍禦 尸祿是懼敢

貪厚賞以重罪乎時置二大夫 綱紀無統天

首不能寸進 臺綱不振有二首之患不急拯

之失將不可進 夫曰是司之及廣視聽不但繩有司而已

字羅以年幼 臣不悅左遷 衛州路同知夫福亦辭不就

二月咬都克 朔州屠其城知州馬發死之 ○

置太史院 命同知院事國子祭酒許衡兼領丁
亥太陰犯太白戊子犯熒惑 ○ 三月以張弘範

為都元帥李恒副之帥師入閩廣

賜弘範寶劍得專決軍事

以攻東廣海餘兵弘範薦李恒自副從之水陸

之師二萬分道而南以弟弘正為先鋒戒之曰

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

不克捷宋主遷舟

于碇洲四月殂弟衛王昺即位

四月戊辰宋主殂年十一群臣

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

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城中興者今百官有司

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

邪庚午乃與眾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改元祥興

升碇洲為宋雷化高三州來降廣西宣慰司遣

劉潭王德用招降雷化置光祿寺

高三州即以永等鎮守脩會川縣

盤古王廟祀之○徵杭州等處書版

用許衡言故也宋

以陸秀夫為左丞相兼樞密使

時播越海濱庶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朝會獨秀夫儼然

正笏立如治朝或在班行懷然注下以朝衣收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動及拜首相與張世傑

共秉政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皆出其手雖匆遽流離猶日以賈居貞為江西行省

書大學章句以勸講以賈居貞為江西行省

叅政

時捕民間受宋二王文帖者甚急繫巨室三百餘居貞至悉出之投其文帖于水火

有挾兵入民家誣為藏匿取貨財子女者皆痛繩以法杜萬一亂都昌居貞調兵擒之或列富

民姓名數百來上云與賊連居貞曰首惡已誅蔓延何為焚其牒南安李子發作亂聞居貞至

其黨解散子發自焚死竟不戮一人初居貞後伯顏南伐留治鄂為湖北宣慰使蘄州民傳高起兵應陳宜中官軍進討有言鄂大姓與高通者請捕除之居貞曰高鼠子無知大姓何預其為治以不擾夏五月宋湖南制置使張烈良等為本類如此

起兵官軍擊斬之烈良與提刑劉應龍周隆賀賀十二斬之烈良等舉宗以餘兵江東按察使奔思州為官軍所襲二人皆戰死

阿八赤以罪免阿八赤求呂文煥金銀器四宅行臺御史相威詰驗無狀坐免官○先是有李思敬者告運使姜毅所言悖妄指毅妻子為証上曰妻子豈為証者邪詔勿問其後劉深言王積翁通謀張世傑積翁上言兵弱暫從詔原其

罪又有首高興匿宋金者命置不問其後又與侵用二王金三萬一千一百兩銀二十五萬兩勅遣六月宋主遷舟于新會縣之崖山張世傑以兩山相對中有一港可以藏舟遂移駐焉遣人入山伐木造軍屋千間立行宮正殿曰慈元楊太后居之升廣州為翔龍府時官民兵尚有二十餘萬資糧取辦于廣右諸郡復刷人有星隕匠造舟楫製器伏民不能堪始有叛志

有星隕于海是月已巳有大星南流墜海中小汰江南星千餘隨之其聲如雷數刻乃已

冗官中書左丞崔斌言比以江南官冗命阿里沙等汰之而阿合馬循私一門子弟並為要官詔悉黜之又言臺臣劾阿老瓦丁侵欺官錢事未竟復撥江淮參政乞進回所授仍勅

自今罷免者宰執為宣慰宣慰為路官路官為州官既而准西宣慰使昂吉兒入覲復言江南官吏冗於是詔江西行省併入福建宣慰司十一道除額設員數餘並罷去仍罷權茶營田等司隸本道宣慰司漕運司以其事歸行省各路依戶數以上中下三等設官故宋官應入任者付吏部銓用上因諭昂吉兒曰宰相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兼此三者乃為稱職爾繼有功宰相非可覲者回回中如阿合馬才任宰相阿宰相年少亦精敏南人如呂文煥范文虎或可以里位處之又顧左右曰可諭姚樞等江南官吏相冗卿輩所知而未嘗言昂吉兒乃為朕言之近侍劉鈇木兒亦言阿里海牙屬吏張鼎今亦為參政詔即罷去遂命平章哈伯諭省院臺及翰林諸儒今宰執方面郡守安南入貢初立遣多謬濫其議所以汰之者

中侍大夫周仲彥中秋八月宋加文天祥少保亮大吳德邵來朝

封信國公天祥聞衛王即位自劾江西喪敗之罪表請入朝不許遂加官封會軍中

本渡士卒多死天祥子宋合州守將王立降川道生復止家屬殆盡

蜀悉附地先是立樞密行院于東西川以經畧蜀副使始免瀘涪重慶而東川耻其功不立乃辭西川而自以兵圍合州王立聞德輝威名且懼

東川懷怒必肆誅殺乃遣間使請降于德輝單射至城下呼立出降於是兩川皆來附樞密院奏東川行院言立久抗王師嘗指斥憲宗而降臣李諫亦訟立殺其妻子有其財物遂詔殺立籍其家贖諫既而安西王具立降附本末來上且言東川行院爭功齟奏狀上大怒讓

東川懷怒必肆誅殺乃遣間使請降于德輝單射至城下呼立出降於是兩川皆來附樞密院奏東川行院言立久抗王師嘗指斥憲宗而降臣李諫亦訟立殺其妻子有其財物遂詔殺立籍其家贖諫既而安西王具立降附本末來上且言東川行院爭功齟奏狀上大怒讓

樞臣曰卿視人命若戲邪前所遣使計殺立久矣今追悔何及卿等妄殺人其歸待罪因此出之會安西王使再至言未殺立即召入覲以為潼川路安撫使知合州○評曰古人有言偏聽生姦獨斷成亂故聽斷者人主之大用也兩川行院不協受降爭功而東川奏誣王立世祖過聽而命殺之及安西王具陳本末始讓樞臣以人命至重此出待罪而已其始也聽之失於偏其終也斷之失於明其為威德累多矣夫罔奏有造言之刑誣告有抵罪之律能舉而行之則惡人有所懲善人有所恃今以立不死而漫不加誣罔之罪假令因是而不察而誤用刑焉其失豈不大哉世祖於此舍弘雖有餘而明斷亦不足矣胎厥孫謀終以聽斷不明寬猛失宜亡天下蓋未嘗不分川蜀為四道川以成都等路為四道廣元等路始於此也

為四川北道重慶等路為四川南道順慶等路為四川東道並置宣慰司宋以姚良

臣為右丞相夏士林參知政事王德同知樞密

院事○宋廣潮惠三州及海南郡縣皆降○以

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大都路同知舍里甫丁

有罪免御史韓昺劾奏舍里甫丁私毆部民至死詔杖之免其官仍籍家貲十之二

遣禮部尚書柴椿使安南詔切責之仍徵其國王入朝九月

中書左丞董文炳卒文炳始以父任為棗城令治稱廉明後從征伐屢有

功誅李璫收江南勞効尤多上知其忠正深器重之嘗呼為董大哥及卒伯顏薦其弟文忠可

相上使繼其官辭上曰汝兄有平南功置福建

可居是位辭曰臣何宣力敢叨重職乎

行省治泉州併江西州縣來屬十七年復置江西

二十三年冬十月庚申車駕還宮○弛山場樵

採之禁○十一月徵宋相馬庭鸞章鑑赴關○

建寧民黃華作亂政和縣民黃華集盜夫連括

之復忽辛阿散先等官初忽辛等以阿合馬子

張惠為請復之惠又請復其子麻速思閏月

姪別都魯丁苦思丁前職上疑惠不從閏月

弘範襲宋文天祥于五坡嶺執之以歸天祥與

子俊會師潮陽遂討群盜陳懿劉興興死懿遣

去因導弘範濟潮陽弘範方攻漳州得山皆百

五十十謀報天祥屯潮陽港遣其弟弘正及然管

海豐弘正等追及于五坡嶺眾皆不戰而潰天

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郗鳳自剄子俊先自

詭為主將起遂免子俊天祥不追及執天祥至各爭真

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見之天祥固請死弘

範曰彼忠義士保無其他求族屬被俘者還之

阿里海牙入朝倍萬遂定江廣凡五十八州

夷山蘇受命聽令者數十所至是嶺海悉平詔

入觀因獻金三千五百八十兩銀五萬三千一

百兩之心。取廉祖入天資仁厚。字量寬弘。獨好利。財一無所取。其豁達大度。越常人遠矣。世祖得。江南之無。即陳宋寶玉于殿廷。又檢發新舊錢。穀置徽理司。立規措所推。茶酷賣及阿里海牙。入朝受所獻金三千六百兩。銀五萬三千兩。忙。忽帶獻真珠一百斤。故當時權奸若阿合馬。桑。哥盧世榮皆以言利進。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於是阿合馬欲殺崔斌。則誣以盜糧。四十萬桑哥欲害郭佑。錫居寬則奏其虧欠鈔六。千餘元。定忙忽帶謀陷。則言其沮壞錢糧。終。至元之世。江南三省盜起不止。皆由於鈎攷理。算刻剝生民。蓋好利之弊。一至於此也。當是時。阿刺瓦丁坐盜鈔二萬馬三百。楊璉真加發宋。陵取金銀八千五百兩。受獻鈔十餘萬。實王無。算盧世榮盜官物金銀二萬餘。定它物稱是。苟。

上之人不貪欲錄平宋軍功伯顏上平宋將校

則曷由至此哉軍功及降臣姓名

有差授官 宋葬端宗于厓山○辛亥太白熒惑填

星聚于房○阿合馬殺江淮行省左丞崔斌斌

邑人性敏多智術善騎射尤攻文學而達于政

理事上潛邸從阿里海牙平宋功最多自湖南

召還時平章阿合馬擅權日甚上問斌各省撫

治如何斌對以所用非人因極論阿合馬奸蠹

乃按黜其親黨無劾其不法海內稱快遷斌江
淮左丞凡病國妨民之政悉釐正之仍條具以
聞阿合馬恐其不利於己因誣構斌與阿里伯
盜官糧四十萬命都事劉正等往按獄弗具復
遣叅政張澍等四人雜治之竟真斌于死皇太
子聞其事方食投箸遺使止之不及天下寃之

時又有衛士秦長卿上書發阿合馬之奸竟為
所害斃之于獄○評曰生殺雖人主之大用而
人主且不得專之無非奉行天命而已必奉
天命而與眾棄之斯謂之天討苟殺不當罪人
主尚不可况人臣乎元起朔漠世祖以不嗜殺
一天下可以為治朝矣獨奈何權奸得以私憾
誣殺良臣如崔斌斃於阿合馬楊居寬郭佑死
於桑哥劉宣宮於忙忽帶此數人者皆宰執大
臣無罪見僂而世祖漫不加省其失政刑亦甚
矣夫以世祖英武明斷而猶若是他日鉄木迭
兒殺蕭楊賀勝哈麻
殺脫脫尚何咎哉
十二月黃河清
自孟津東
水蓼子峪上下八十一餘里
澄瑩見底數月始如故

元史續編卷第一

元史續編卷第二

會稽後學胡粹中評纂

十六年

宋祥興二年
是年宋亡

春正月張弘範攻厓山張

世傑力戰禦之

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
子門獲斥候者知宋主所在乃

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
不能進退盍先據之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
心動則必散須與決勝負遂悉踐行朝草市結
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破海中中艦外舳貫以大
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宋主居其間為死計
弘範以舟師來薄且出騎兵斷宋汲路宋舟堅
不能動弘範合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
焚之宋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能焚弘

卯二

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弘範軍中使之
招世傑凡三往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
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又命文
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反教
人叛父母乎固命之遂書過零丁洋詩與之其
末句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
範笑而置之弘範乃復使人語厓山士民曰汝
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為我所執汝復欲何為
士民亦無叛者宋樵汲路絕兵士茹乾糧十餘
日下榻海水飲之多嘔泄世傑帥蘇劉義等旦
夕大戰既而李恒自廣州以師會攻弘範命恒
守厓山北面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
令諸將曰宋舟西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
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
一軍乘早潮而戰為世傑張世傑兵潰左丞相
所敗李恒等順潮退師

陸秀夫奉宋主昺赴海死宋亡

張弘範軍中樂作宋師以為憐

不設備因急攻之宋人南北受敵兵士又疲不
能戰俄而一舟攜旗仆諸舟相繼皆仆世傑知
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等皆
降弘範又薄宋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
不辨世傑乃與蘇劉義等斷維以十六舟奪
港而去陸秀夫走宋主舟舟大且諸舟環結不
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即負宋主同溺後
宮及諸臣從死者眾餘舟尚八百盡為弘範所
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因得宋主尸及
詔書之寶張世傑復還厓山收兵遇楊太后欲
奉以求趙氏後而復立之楊太后始得宋主凶
問拊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閔至此者正為趙氏
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
將之安南至平章山下颶風大作舟人欲離岸

世傑曰無以為也為我取辨香來至則仰天呼
曰吾為趙氏亦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
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宗祀耳
今若此豈天意邪若天不欲存趙氏則大風覆
吾舟舟遂覆世傑溺焉○是歲宋亡通得戶一
千一百八十四萬八千六百有六天下共一千三百
一十九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而山澤溪峒之民不與
焉○厓山既破張弘範置酒高會謂文天祥曰
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
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
為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
弘範義之遣使護送至燕道經百
州痛恨不食八日不死乃復食
以別吉里迷

失同知樞密院事○二月建司天臺
太史令王恂請建司

天臺于大都儀象圭表皆銅為之增銅表至四
十尺則景長而真又請上都洛陽等五處分置
儀表各選監候官從之因勅郭守敬由上都抵
南海測景且訪通天文曆數者○評曰司者典
守之謂也成周建官掌邦教者曰司徒掌邦禁
者曰司寇掌邦土曰司空掌邦政曰司馬獨掌
邦禮不言司而曰宗伯以其所主皆天神祠祝
之事尊之也○曾謂天而可司乎昔堯命羲和
則曰欽若昊天二則曰敬授人時其詔議省臺
不敢輕褻也如此謂之欽天斯正矣
事宜
先是阿合馬奏自今御史臺非白于省毋
擅召倉庫吏亦毋究錢穀數及集議中書
不至者罪之於是行省因請考劾行臺文卷不
從阿里伯復請行臺呈行省比內臺呈都省例
詔集朝臣議之董文用曰御史臺譬如虎雖
未噬人人猶畏其為虎虛名僅存紀綱猶不振

史大推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復望者矣御三月

車駕幸上都○詔張留孫主淮江東西荆襄等

處道教○柴椿等還自安南初使傳通安南止

及椿行上命自江陵直抵邕州以進椿回牒奉命

與本國使臣黎克復由邕州入安南所有導護

軍兵合乘驛馬宜來界首遠近日烜乃遣中贊

杜國計先至太尉率百官自富良江岸奉迎就

館日烜拜受詔椿等傳旨諭之曰汝國內附二

十年向者六事猶未見從汝若弗朝則脩城飭

兵以待日烜言先君棄世子初嗣位生長深宮

不諳風土若必親朝恐死於道路昔諭六事已

蒙赦免椿曰宋主未十歲亦長深宮尚至京師

詔命椿等不還夏四月立江西推茶運司○京

畿十六路蝗○西僧八思巴死自其祖桑栗未

以其法佐國王霸西海者十餘世八思巴生而

聰慧國人號之曰聖童年十五謁上潛邸與語

大悅及即位尊為國師授以玉印命製蒙古新

字其字僅千餘字母凡四十一其相關紐而成

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

字者則有語韻之法大要以諧聲為宗字成頌

之天下八思巴請告西還乃以其弟亦憐真嗣

及是病死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

大聖至德普惠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

佛子大元帝師至治間特詔郡縣建廟通祀

六月浚通州運河○占城馬巴兒諸國入貢○

秋七月安南入貢 陳日烜遣社國計奉表陳情

言孤臣稟氣軟弱恐道路艱

難徒暴白骨鼓陛下哀傷而無益天朝之萬

狀望哀憐令臣得保性命以終事陛下兼獻方

物象及二 詔求藝術之士 遣牙納術崔或 西南八

番羅氏等國來附 時招降西南諸番洞寨凡千

六百十八 詔各置安撫司以龍方零為小龍番

靜武威軍龍文求為卧龍番南寧州程延隨為程

番武威軍洪延暢為洪番永威軍韋昌威為方

番河中府石延異為查石番太平軍盧延陵為

盧番靜海軍羅資為羅甸國過 八月丁丑車

賈軍並懷遠大將軍充安撫使

駕還宮 ○ 始募人中納鹽糧 中統初以解鹽一

萬道募客旅中糧其後山東兩浙河間亦如之

及出鹽引允換民糧并和糴其價每十兩增一

兩至成宗時又行鹽折草之法每鹽二斤折草

十斤令有司於五月預給京畿郡縣 九月揚州

同知董仲威坐贓免 先是順德總管張文煥太

其奸贓遣人詣省自首因反誣定官以罪臺臣

奏憲司果有罪不應因事而告宜待文煥等事

決方聽其許從之既而常州監郡馬恕告浙西

僉事高源不法四十事源亦劾恕事聞詔廷辦

臺憲綱紀不振故列郡不服至是仲威坐贓行

臺方按其事仲威反以他事誣行臺詔免仲威

官仍沒其貲冬十月丙申太陰犯太微西垣上

將○詔皇太子參決朝政五祖真人李居壽作

春秋鼎盛宜預國政上喜曰行將及之明十一

日下詔省院臺百司之事皆先啓後奏

月癸丑太陰犯熒惑○復遣柴椿使安南詔再

恒若果不能入朝則積金代其身兩珠以代目

副以賢士方技子女各二以代其土民○評曰

王者之於夷狄格則承之否則威之無它道也

猶慮其難服故昭德修禮以招携懷遠未聞要

之以利而肯服者也安南事宋逾三百年及元

氏代有天下一其心未嘗不曰彼狄也吾夷也一

旦改容屈膝豈無趙佗倨強南海之志為世祖

者施之以仁義示之以寬弘則彼將自服乃要

以六事及其不從則又諭以積金代身兩珠代

目副以賢士方技子女此果何道哉所以終不

能致其服也欽雖然柴椿於此亦失奉使之義

矣夫君命固不敢違苟傷國體債事機為人臣

者安得不諫止之哉以宣慰使張弘範卒弘範

子也善馬製能為詩初從征李璿立功及守

大名歲大水漂民居弘範報免其租朝廷詰其

專擅弘範請入見曰國家儲粟於小倉不若儲

之大倉上曰此何說也弘範曰今水潦不收而

必責民輸粟帛倉庫實而民盡死亡明年租將

下大倉乎上曰善其勿問及攻取宋襄樊平江

南授江東宣慰使進宋二王嶺海平慶厓之

陽勅功而還入朝燕勞甚厚疾作卒贈十二月

平章政事後越忠武加封太師淮陽王

十二月

增置宿衛 初侍衛親軍分左右翼至是又增前後二年改

專掌宿衛 薛者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木華黎赤老温四族也號徽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

命其世領怯薛之長怯薛云者猶言番直宿衛也凡宿衛三日一更申酉戌日博爾忽領之為

第一亥子丑日博爾木領之為第二寅卯辰日木華黎領之為第三巳午未日赤老温領之為

第四博爾忽早絕太祖命別速都代走而非四功臣之類因自領之名曰也可怯薛也可者言天子自領也赤老温後亦絕常以丞相兼領凡怯薛內其執事之名主弓矢鷹隼者曰火兒赤寶赤怯憐赤書寫聖旨者曰扎里赤主文書者曰必闌赤奉烹膳者曰博爾赤司關者曰哈赤掌酒者曰吞刺赤典車馬者曰兀刺赤莫

倫赤掌衣服者曰速古兒赤牧駱駝者曰帖麥赤牧羊者曰火你赤捕盜者曰忽刺罕赤奏樂者曰虎火赤忠勇者曰霸都魯勇敢無敵者曰拔突長怯薛者悉世守之年勞既久即擢為一品官其預怯薛者或以才能任使貴盛雖極然一日歸至內廷則執其事如故其後怯薛累增至萬四千八百而累朝幹耳朶怯薛尤多國家大費每糜於此云

庚辰

十七年春正月以張瑄為沿海招討使 瑄與千

以追宋二王有功故授勅檢放降俘為民 行臺

相威奏阿里海牙占降民為奴而以二月召

妖僧高和尚 張易言高和尚有秘術能役鬼為

卷之三

高和尚同赴北邊○評曰聖人制五兵以威天下未聞有役鬼為兵而可以制敵者張易為大臣筦樞府而薦用妖僧其失大矣他日王著之變其及禍也宜哉此大易所以垂比之匪人之

戒夏貴致仕○復置陝西行省于京兆先是商

蜀五路行四川省事後改立陝西四川行省治京兆尋移利州至是復還治京兆以李德輝為

丞在三月甲辰車駕幸上都○立都功德使司掌

帝師所統僧遣招討使都實求河源是冬還報

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得其說撰河源志大畧河源在土番朶甘思西鄙

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名火敦腦兒譯言星宿以其繁如列星也群流匯為二巨澤自西

而東合亦里赤忽關也里木三河其流浸大始名黃河又岐為八九股行二十日經昆侖至關

即及關提二地相屬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轉西至河州積石洮水來會過蘭州正

東行至寧夏南行至東勝與黑河合又正南流過保德葭興州與吃那河合又南流與延安河

合又合汾水過河中府至潼關乃折而東凡河流自土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

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

九千餘里云以王積翁為戶部尚書○夏四月以賀

仁傑為上都留守初仁傑父賁從軍有功家闕

五百兩謂其妻鄭曰匹夫無故得千金必有非當之禍時上以皇弟駐六盤乃持五千兩往獻

上曰此天以與汝焉用獻為對曰殿下新封秦
金出秦地殆天以授殿下臣不敢私願以助軍
因言其子仁傑出白金謂之曰此汝父六盤所獻
汝母來可持歸養辭不許乃歸白母盡散之宗
族及是上都留守缺宰臣擬廷臣十數皆不應
顧仁傑曰無以易卿尋以為中書右丞留守如
故其後桑哥奏本司錢穀失實召留守忽刺忽
耳及仁傑辨仁傑曰臣漢人不能禁吏戕奸以
致耗失臣請服罪忽刺忽耳曰臣為長印在臣
手事未有不關白而能行者罪獨在臣上曰以
爵讓入者易引咎歸已者難置勿問○評曰賀
貴臨財不苟世祖見利思義仁傑能承君父之
美皆可謂賢矣有興王之君必有興王之臣信
哉
秋七月以郝慎耿仁為中書左丞
之請也馬

已酉太陰犯南斗八月丙子又犯星宿東八月

許衡致仕官其子師可為懷孟高麗王昶來朝

翰林學士承旨姚樞卒樞柳城人初事太宗南

之樞力言非詔意乃感數人逃篁竹中得脫死

拔德安得宋名儒趙復始傳程朱之學上在潛

邸遣趙鼎召見樞問以治道獻書數千言陳治

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為三十條各疏

世子經及憲宗大封同姓勅上於南京關中自
擇其一樞勸上願有閑中南征大理陳曹彬取

南唐不殺一人上曰吾能為之師及城命樞裂
帛為旗書止殺之令時有譏上得中土心者憲
宗使阿藍荅兒鈞考文書錢穀樞曰君臣之間
事難與較莫若自歸朝廷疑將自釋上從其計
入見憲宗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上初即
位以為憲宗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上初即
伯顏可將兵取宋遷承旨卒謚文獻樞為人仁
恕恭儉忠信未嘗疑人於怨德一無所較嘗與
上論天下人才及王文統樞曰此人學術不純
它日必反後果如其言○是歲賈居貞亦卒居
貞弱冠時從事行臺有龜黃金五十兩者卻之
太宗勅月給白金五十兩以旌其廉及為左右
司郎中從上征行講說通鑑上問郎俸幾何居
貞以數對謂其薄勅增之居貞辭品秩宜然不
可因臣而紊其制劉秉忠奏為參政居貞言它
日將有郎官援例求執政者辭不拜以宣撫使

治鄂及參政江西卓有政績朝廷議征日本居
貞力言民困乞罷其事卒仲子鈞仁宗朝為參
政○評曰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士之善行也賈
居貞於善之中又有善焉其辭增俸也對以品
秩宜然不可因臣而紊其制其辭執政也則言
他日將由郎官而援例者可謂深得事君之義
大臣之括江淮銅錢銅器○九月壬午車駕還
體也

宮○冬十月詔征日本以范文虎等帥兵往擊

之先是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
侍郎何文著等往使日本不報十四年日本

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是年二月日本殺
世忠等乃發兵十萬命范文虎等將之以文虎
忻都洪茶丘為右丞李庭張左丞相阿朮卒阿
朮突為參政並行中書省事

巡邊至別十一月甲子頒授時曆王許衡楊恭懿

失八里卒日曆書精思推算奏言舊儀難用而新者

未備故日月盈縮遲疾五行周天皆未精察今

參以古制初立新法推算成辛巳曆雖未或精

比之前曆庶幾無愧必每歲測驗修改積三十

年庶盡其法又議合朔日行歷四時一周謂

之始日月相合故曰合朔自秦廢曆絕漢太初

止用平朔法大小相間或有二大者故日食多

在晦日或二日測驗時刻亦鮮中宋何承天進

元嘉曆始以月運速定小餘必正朔望使食必

在朔名定朔法有三大二小當時以異法罷之

梁虞胤造大同曆劉焯造皇極曆皆用定朔為

時所阻唐傅仁均造戊寅曆定朔始得行然貞

觀十九年四月頒大人皆異之竟改從平朔李

淳風造麟德曆雖不用平朔遇四大則避人言

以平朔間之又希合當世為進朔法使無元日

之食至一行造大衍曆一依前賢定論推算皆

改從實今十九年曆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

月合朔之數也曆上因俱藍國入貢俱藍與馬

賜名授時頒之天下又為馬八兒後障自泉州至

海外諸國而俱藍又為馬八兒後障自泉州至

其國約十萬里朝廷遣廣東相討使楊廷幹招

之其國主必納的十二月阿里伯燕帖木兒伏

附降表來進貢

誅江淮平章阿里伯左丞燕帖木兒擅易命官

散防守軍始建太廟初國俗祭祀無廟割牲真

勅誅之

初即位始命設神位于中書省用登歌樂遣必

闡赤致祭又命製祭器法服遷神主于聖安寺

至元初立廟燕京定為八室烈祖第一太祖第二太宗第三皇伯術赤第四察合帶第五睿宗第六定宗第七憲宗第八及併江南詔建廟于大都於是太常為議廟制以都宮別殿及同堂異室之制上聞禮官奏始議七廟除正殿寢殿東西門已建外東西六廟不須更造餘依太常寺新圖建之遂為前廟後寢正殿東西七間南址五間內分七室殿陛二成三階東西五間南址三間環以宮城四隅為重屋號角加竇默昭樓東西南南三門各五至二十一年成

文館大學士○陝西運使郭琮等有罪伏誅

初以關中重地風俗強悍思得剛鯁舊臣乃授趙炳京兆尹及安西王開府以炳為王相豪猾歛迹秦民以安六盤守者攝變炳率兵擒其首惡平之王堯炳被旨入見上詢以民間利病炳因言

辛巳

運使郭琮即今乘傳借勅使往按至則琮等矯聽王旨收炳及其妻孥囚之崆峒山炳子仁榮訴于上詔遣近侍馳駟而西令脫炳械琮等偕來琮留使者醉以酒先遣人毒炳堯於獄上聞之拊髀嘆曰失我良臣命仁榮手刃琮叔雲發東城籍其家財畀之仁榮曰不共戴天之物何忍受之上稱善別賜錢二萬二千五百緡為貽具喪

十八年春正月詔求前代聖賢之後

儒醫卜筮星曆術數

及山林隱逸之士具以名聞 丙辰車駕幸瀋州二月辛未幸

柳林○乙未皇后弘吉刺氏崩丙申車駕還宮

后濟寧忠武王按陳之女生裕宗中純初並為
皇太后性明敏達事多所匡正四怯薛官奏割京
城外近地投馬上許之后將諫先陽責太保劉
秉忠曰汝何為不諫初定都時以地牧馬則可
今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上默然而止后嘗於太
府監支繒帛各一上曰此軍國所須非私家物
后於是率官人拘舊弓絃練之緝為紬宣徽院
羊臠皮置不用命取之合縫為地毯其勤儉類
此至是崩及成宗立三月戊戌魏國文正公許
衡卒衡字仲平河內人生有異質奇志家貧無
書常借人抄誦嘗暑中行道上眾取糝炎
衡獨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
可也其人曰世亂黎無主衡曰吾心有主從姚
樞得程朱之書乃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賈
黯相講習上在閑中召見以為京兆提學及印

位王文統以言利用事默每排其學術之非文
統疑衡左右之乃奏樞為太子太師默為太傅
衡為太保以疎之默以屢攻文統欲因東宮避
禍衡曰此不安於義也在禮師傅與太子東西
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矣樞
以為然皆辭不就改衡國子祭酒衡亦謝病歸
安童為相召衡輔之衡上疏數千言皆經世大
務上嘉納焉阿合馬當國衡數言事與之忤阿
合馬深銜之亟薦衡宜任中書欲因事傷之
乃除左丞屢入辭免上不允命掖之出衡出闕
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耶上笑曰出殿門
耳受幸上京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因
謝病請解機務命舉自代衡曰用人天子兼柄
不可使下有市恩之漸乃授集賢大學士兼祭
酒衡請徵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
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孫安劉安中十二

人為伴讀皆驛召之及致仕遂卒卒之日大雷

電風拔木懷人無少長皆哭之後贈太博謚文

正封魏國公從徙湖廣行省治武昌初伯顏伐

祀孔子廟廷以別將分省鄂州及取潭州也

于襄陽尋以復徙武昌武昌即鄂州也

良為太常丞忠良往其柱少府奏之上以問

忠良對曰太廟前豈諸王建宅所耶上曰善因

奏太廟前無馳道非禮即勅中書為闢之國制

十月上吉祀太廟或請牲不用牛忠良奏曰梁

武帝用麩為犧牲後竟如何言者遂屈初忠良

以陰陽家用劉秉忠薦召見上指西序第二人

謂曰彼手中握何物對曰雞卵果然又問朕有

何事縈心對曰以術推之當是一名僧病上笑

曰然是國師也遂令司天試星曆遁甲諸書皆

通詔官之司天上嘗問用兵江南累年不決柰

何對曰在兩年至元十一年七月十五日夜白

氣貫三台上問何祥曰三公其死乎未幾太保

劉秉忠卒一日出獵上駐輦召忠良曰朕有

所遺汝知是何物還可復得否忠良曰來數珠

耳明日二十里外當有得而來獻者已而果如

其言海都叛遣皇子那木罕丞相安童征之忠

良奏不吉上不悅昔里吉果劫皇子丞相入海

都上召論忠良曰朕幾信誣言罪汝忠良曰皇

子末年當還其言後果驗忠良之術巧中多類

此夏四月丙午車駕幸上都○立登聞鼓院○

秋八月范文虎等敗績于日本勅使回軍范文

都洪茶丘金方慶李庭諸軍入海遇颶風漂壞

其船遂大失利餘軍回至高麗什不存一二初

諸將陞爵上勅之曰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國遂留我使且聞為其所殺故使卿輩為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假若彼國人至卿等有所議當同心叶謀如出一口吞之後果遭風請將不協各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于五龍山下方伐木作舟欲還日本來戰盡死餘一二萬為其所虜得還者三人

閏月丙午車駕還宮九月癸亥朔

改于近郊○兩淮運使阿刺瓦丁伏誅坐盜官

一千五百定又盜取和買馬三百四十四匹朝命格而弗頒又以官負所佩符給家奴往來貿易等事伏誅冬十月置安南宣慰司以叅政字顏帖木兒為宣慰使

都元帥柴椿焚毀道經張易奏叅校道書惟道

人偽撰宜悉焚毀從之○評曰釋道皆異端聖學之巨蠹也崔浩焚佛書而信道士寇謙之張易毀道經而薦妖僧高和尚其偏識辟見一何謬哉蓋察理不精而操心不正故也然兩人皆以誅死遂使老佛之徒得以藉口惜哉以和禮火孫守司徒○十

二月以奚吉刺帶為右丞相阿合馬為左丞相

○翰林侍講學士竇默卒默金人初為國兵所

李浩授以銅人針法遂以其術鳴又走德安孝感縣令謝憲子以伊洛性理之書授之揚惟中招儒道釋之士乃北歸與姚樞許衡習其學由是知名上在清藩召之默變姓名自晦使者

至相率來告願紙盜殺阿合馬及左丞郝禎之

北幸也皇太子從左相阿合馬留守大都專權

貪恣人厭苦之益都千戶王著密鑄大銅鎚自

誓願擊阿合馬與高和尚謀搆變殺之時高鰲

張九思皆宿衛官中著遣西僧二人至中書省

言今夕皇太子與國師來建佛事省中疑之命

鰲等識視皆莫能識乃詰以番語云太子國師

今至何處二僧色變又以漢語問之皆倉皇失

對遂執二僧屬吏訊問不伏鰲乃與尚書忙兀

兒等集衛士執兵以備頃之樞密副使張易亦

領兵駐宮外鰲問果何為易曰夜後當自見因

問之乃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相也著又自馳

見阿合馬言太子將至即遣郎中脫歡察兒等

往迎出闕北行十餘里遇偽太子者責以無禮

盡殺之奪其馬入健德門夜二鼓忽聞人馬聲

遙見燭籠儀仗將至官門傳令啓闕鰲謂九思

曰它時太子還宮必以完澤贊陽先請得見二

人然後啓闕呼二人皆不應即語之曰太子未

上

權

自

命

師

失

兀

亦

因

馳

等

禮

聲

馬

無

禮

聲

禮

之心者觀其事敗而挺身請囚義不苟免蓋亦有烈丈夫之風焉然使之結刺客直為博浪運椎之舉雖或不成亦不失為荆軻聶政顧乃為令竊兵以入則非矣此所以不得以盜書之也

夏四月筮吉刺帶罷以和禮火孫為右丞相

耶律鑄為左丞相○下右丞耿仁獄○張惠阿

里罷以麥木督丁為右丞張雄飛為參政○遣

治阿合馬罪戮其屍阿合馬死上猶不深知其奸及詢字羅乃及其得罪

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家剖其棺戮屍於通玄門外縱犬食其肉籍馬馳牛羊驢

三千七百五十八及其妻子親屬所營贖產其奴婦悉放為民郝慎亦緝信恭冕有司籍阿合

馬家截得二人皮問之其妾引住云呪詛時置

神望其上應驗甚速又畫甲騎圍守惟殿兵皆

張弦挺刃內向始得汰省部官凡阿合馬黨七

其不軌之狀如此百十四人和禮

火孫言已點者一百三十三人其無過者姑存

之諸以妻女姊妹獻阿合馬得仕者並點免又

勅阿合馬濫設官府二百四六月己丑朔日食

所存者三十三餘並罷之

○命唆都将兵討占城國降之發淮浙福建湖廣軍五千海船

百戰船二百五十命唆都将之往討占城迎戰

兵號二十萬唆都率敢死士縱擊新瀾五萬餘

又敗之于大浪湖新首六萬占城遂降唆都造

木為城關地以耕諸小夷皆附積穀十五萬斛

以給秋七月戊午朔日食○來民女子耶律鑄

軍食

以來室女宮民請令大郡嚴取三人小八月甲

郡二人擇可者厚賜其父母否則遣還

寅車駕還宮○忽辛耿仁等伏誅耿仁及阿馬

姪宰奴丁撒都魯丁皆伏誅臨忽辛與其弟林

速忽詔以其罪惡頒告中外仍籍阿里家貨初

阿合馬欲殺秦長卿劉仲澤亦麻魯丁張雄飛

持不可阿合馬使謂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以

泰政相處雄飛拒不從奏出為澧州安撫使三

人竟死于獄及雄飛除中丞其長子忽辛以右

丞行省江淮恐不為所容奏留之及是忽辛逮

至物中書雜問歷指宰執曰汝輩皆曾使我家

錢物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汝家財物否曰

惟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忽辛遂

伏立詹事院以完澤為右詹事分三庫內藏主御

事

方珎異右藏主金銀只冬十月遷瀛國公趙鼎

孫左藏主綺羅縑布平原公與芮翰林直學士

于上都省臣奏鼎及平原公與芮翰林直學士留

大都餘以扎散為中書平章○太史令王恂卒

初恂父良精究天文律曆恂生而穎悟過目成

誦既得於家傳遂造其極劉秉忠見而奇之言

于上召見使輔導太子為贊善太子嘗問恂筭

術對曰筭數六藝之一定國安民不在此也又

問以心之所守恂曰許衡嘗言人心如印板板

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太子深然之至是

居父喪以毀卒○評曰許衡人心如印板之喻

蓋即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而遠近萬事莫不皆

正之說今太子問以心之所守而恂舉以為言

所對非所問矣若曰心之所守在於主敬而必

自寡欲始則切於事理而於太子之心亦有所感發也帝師亦憐真死

乞麻八刺十一月以孔洙為國子祭酒洙襲封行

仍給俸祿與護持林廟墾書勅御史臺得選

用御史中丞崔彧言國政得失生民休戚百官

有言臣以為凡臺官皆當建白又選用臺察若

由中書必有偏循合從本臺選擇御史初用漢

人十六員今用蒙古十六員相參巡歷為宜從之

十二月殺宋丞相文天祥天祥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

羅羅召見欲使之拜天祥長揖求死辯論百端字

羅怒命囚于獄月餘再見之益不屈乃釋之留

燕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時上求南人有才者

甚急王積翁薦之遣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

死倘蒙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

顧問可也若遂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

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

宋官謝昌元等請釋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

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遂止上知

其不可屈也將赦之會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

有變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眾千人欲取

文丞相有技匿名書者云某日燒襄城筆率兩

疑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殺阿合馬朝廷

疑之遂撤襄城筆遷瀛國公及宋宗室于上都

疑丞相者天祥也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何願

曰願一死上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遂從

之乃詔有司殺于燕京之柴市俄有勅使止之

已無及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

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自所為
贊曰孔曰成仁孟子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後數
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評曰天祥殺
身成仁舍生取義其素志已定不得死不止蓋
即豫讓所謂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
二心者惜乎世祖之不能終全之也或曰王積
翁等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恐其復出號召
江南不可而止然則非世祖殺之也夢炎殺之
耳夫夢炎之言未可深非之也宋曆運已盡天
命人心已去天祥之力不足以興復益塗炭夫
生民耳然則如之何而可全天祥以不死哉從
其黃冠之請而不詔諸路立養濟院中統初詔
使歸故鄉可也
孤獨廢疾之人命所在官給糧贍養又勅病者
給藥於糧之外復給以薪至是命各路立養濟

院以處之委憲司點治○評曰鰥寡孤獨夫民
之窮而無告者能行仁政必自此始元世祖平
江南立養濟院以收恤之可謂知政本矣
召保定處士劉因以為右

贊善大夫

因字夢吉容城人父述世為儒家遠
性理之學劉肅宣撫真定辟述武邑

令以疾辭歸年四十未有子忽夢神人馬載一
兒至其家既覺而生因乃名之曰駟字夢驥後
更駟為因驥為吉云因天資絕人日記千百言
過目成誦從現堅受經究訓詁注釋之說嘆曰
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程朱之書曰我因謂
當有是也至評諸子則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
釋至正也朱子極真殆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
其識高見遠類此因家居以孝聞聚徒教授師
道尊嚴然隨人才器皆有成就表所居曰靜脩
不忽木薦之于朝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

夫以繼母老即辭歸
養俸給一無所受

元史續編卷第二